

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排斥 中国的地缘政治动机与对策

廉晓梅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逐步调整了其传统的不参与区域经济集团的政策,对区域合作的态度日趋积极,并且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明确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即 EPA 战略)。日本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存在明显的排斥中国的倾向。这种倾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则是政治因素特别是日本的地缘政治战略。日本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存在着明显的地缘政治战略特征。对于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排斥我国的倾向,我国政府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 日本;区域一体化;地缘政治;中国因素;美日同盟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11(2008)06-0093-(05)

[收稿日期] 2008-08-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日、韩产业竞争力比较与贸易关系发展动向实证研究”(05JJDJW042)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新动向与我国的对策研究”(2006QN13)

[作者简介] 廉晓梅(1971-),女,吉林辽源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逐步调整了其战后曾长期坚持的不仅自身不参与和组建区域经济集团,而且对其他国家组建 FTA 等区域一体化组织也持批评态度的政策,开始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特别是部分东亚国家签订双边 EPA。在此过程中,日本政府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区域一体化战略。¹ 日本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尽管没有明确表述排斥中国的内容,但透过有关的措辞以及日本政府有关官员的言论,其排斥中国的倾向则明晰可见。本文拟对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形成及其排斥中国的地缘政治动机与我国的对策等问题,展开初步性的分析。

一、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形成及其排斥中国的倾向

尽管日本参与建立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历史非常短暂,但其对与有关国家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

经济一体化协议的涵盖领域与主要内容、合作对象国的选择标准等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区域一体化战略的研究报告。2002年10月,日本外务省发表了题为“日本的 FTA 战略”的报告书,该报告是日本制定并公开发表的关于区域一体化战略的第一个政府文件。报告书简单归纳了日本政府对 FTA/EPA 的性质及其与 WTO 多边贸易体制关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日本推进区域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意义与需要注意的事项、日本与有关国家签署的区域一体化协定应包括的内容及特点、区域一体化合作对象国的选择标准等,并提出与韩国、东盟、中国、澳大利亚、墨西哥等推进区域合作的基本方向及签署 FTA/EPA 的可能性。

2004年12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关于未来推进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基本方针”,是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第一个区域一体化战略文件。“基本方

¹ 到目前为止,日本参与签署的区域一体化协定都是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T),其内容比自由贸易协定(FTA)要宽泛得多,即不仅包括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包括促进要素跨国流动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管理制度与政策的协调一致化等方面的内容。日本官方将其区域一体化战略明确界定为日本的 EPA 战略。

针”明确提出了日本要以东亚为中心推进经济伙伴关系、区域一体化战略重点,并且从为日本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保障日本的整体经济利益、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及其缔结 EPA /FTA 的可能性等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谈判对象的选择基准。从内容方面看,与日本外务省 2002 年所发表的“日本的 FTA 战略”相比,其最突出之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将日本的区域一体化战略正式确定为 EPA 战略,明确界定了日本推进与有关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领域;二是正式提出了以东亚为中心的区域一体化战略重点,改变了前者仅仅从东亚地区贸易壁垒较高的角度出发提出的优先推进与东亚国家经济一体化的表述;三是进一步明确和充实了区域一体化对象的选择标准,明确体现出了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的综合性特征,即希望通过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实现多方面的经济、外交及政治目的。

此后,日本政府及有关部门开始按照上述方针所确定的基本思路,逐步明确了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的时间表。2006 年 5 月,日本政府发表了由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提交的题为“全球战略”的报告。该报告的第三部分以“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与日本的主动权”为题,详细阐述了日本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原则、行动计划与路线图、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组织体系建设(东亚版 OECD 构想)等问题,特别是简单勾画了日本在 2006—2007 年和 2008—2010 年两个阶段的任务目标,提出了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纳入东亚峰会成员国以及与印度、澳大利亚就建立 EPA 展开研究和磋商的行动计划。同年 6 月,日本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与财政、经济协同改革会议共同发表了题为“经济成长战略大纲”的研究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日本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的近期(1 年以内)、中期(3 年以内)及远期(10 年以内)目标,提出最迟到 2010 年与日本签订 EPA 的国家对日贸易额达到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 25% 以上。2007 年 5 月,日本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公布的“关于 EPA 谈判的进度计划”,重申了“经济成长战略大纲”的有关目标,还针对不同的谈判对象国和地区提出了相应的进度计划,并首次提出要在 2007 年 1 月之后的两年之内,争取使与日本签订 EPA 协定的国家超过 12 个。至此,日本已经形成了包括推进区域一体化基本方针、主要经济合作领域、对象选择标准在内、推进路径与时间表等方面内容的系统的区域一体化战略。^[1]

纵观日本政府公开发表的有关报告和政府文件,尽管并没有直接提出排斥中国的问题,但其排斥

中国的倾向还是非常明显的。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日本政府对中方关于加快推进东亚一体化建设的建议一直反应冷淡。早在 2000 年 11 月,朱镕基总理访日期间就曾明确提出了希望日本在东亚经贸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以此加快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然而,日方对此建议并没有予以积极回应。在 2002 年 11 月举行的中日韩政府首脑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向日韩两国领导人提出了研究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问题的建议。对此,日本小泉首相态度极为谨慎,仅表示作为“长期目标可以考虑”。这实际上已清楚地表明,日本还没有与中国建立 FTA /EPA,在难以直接拒绝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托词做出作为远期目标可以展开相关研究的回应。第二,到目前为止,日本一直没有把中国列入展开 EPA 谈判的对象范围。尽管中国符合日本政府公开发表的有关文件和研究报告所设定的关于 EPA 谈判对象国选择基准,但日本至今仍没有启动与中国展开 EPA 谈判的计划。日本外务省发表的“我国的 FTA 战略”报告尽管提出了最终要考虑中、日、韩与东盟的东亚经济合作问题,但同时又提出要根据中国履行加入 WTO 协议情况、中日关系总体状况以及东盟、韩国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制定与中国区域合作的方针。2008 年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时间表也没有启动与中国建立 EPA 的打算。因此,尽管日本的区域一体化计划明确提出了缔约对象国以东亚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但实质上中国并不在日本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对象范围之内,甚至日本已经与印度、澳大利亚等非东亚国家展开正式谈判,但也并没有与中国展开相关磋商的计划。

二、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排斥中国的地缘政治动机

关于日本在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过程中排斥中国的原因,国内学者已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如,有的学者提出,从经济角度看,日本认为与中国签定 FTA 所获的“附加利益”相对较小;从政治角度看,日本政界和学术界对中国持不友好、不信任态度的势力影响较大,并左右了日本政府的决策。^[2]有的学者则提出,日本政府对中日 FTA 冷淡的直接原因,是日本政府没有真正把中国作为政治上的友好国家,没有真正把中国作为经济上关系密切的国家,没有真正把中日经济关系作为推动日本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实现东亚繁荣和稳定、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有利因素;深层次原因则是日本担心中国崛起会打破其垄断东亚经济的局面,并使其失去东亚经济联合的主

导权,从而试图以 FTA /EPA 对中国实行包围。^[3]

上述分析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排斥中国的原因,都具有其深刻之处。特别是认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的观点,把握住了问题的实质。甚至日本学者以及政府研究机构的实证分析也表明,推进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使日本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而把中国排斥在外不符合日本的经济利益。^{[4][5]}笔者认为,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排斥中国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因是日本应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地缘政治战略。具体说来,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排斥中国的地缘战略动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实施 EPA 战略是平衡、制约中国崛起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一直保持着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巨大经济优势,并且通过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政府援助、产业转移及贸易等实质性经济活动,创造出了与日本国内经济联系极为密切并由日本主导的东亚经济体系,实现了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非制度性区域经济一体化。^[6]然而,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垄断地位构成了强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 GDP 以年均 9% 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 GDP 规模在全球排名的位置不断提升,并且有望在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许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规模纷纷超过其与日本的贸易规模,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不断提高。在此情况下,尽管中国承诺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发展与所有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和区域合作,但日本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失落感,感到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地位正在逐步被中国所取代,并且对中国这一实力越来越强大的国家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处理包括其自身在内的国际纷争等都存在严重的疑虑。为此,日本寄希望于推进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全面经济合作,一方面巩固自身在东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关系的加强建立起制约、制衡中国的同盟。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的区域一体化战略与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所提出带有一定围堵中国特征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存在很大的一致性。

第二,日本认为在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中排斥中国,是获得美国支持和巩固美日同盟的重要条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极力阻止世界上出现任何对抗其全球主导地位的势力或区域集团。在美国看来,东亚地区存在的可能对其霸权地位构成重大威胁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对

目前的东亚战略格局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构成严峻挑战;二是东亚地区出现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区域集团,从而形成抗衡美国的新区势力。美国一直强调巩固美国与东亚同盟国之间关系特别是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希望通过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并加强自身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在东亚地区内部,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对比正在从“一强一弱”向“两强并立”转变,把中国实力不断增强视为威胁因素的日本越来越感到不安。1999 年日本颁布的《周边事态法》、2004 年防卫厅发表的《防卫计划大纲》等,都或明或暗地把中国视为东亚秩序和日本利益的潜在挑战者和威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强美日同盟的主张就与日本所期望的借助美国力量制约、抗衡中国的地缘战略不谋而合。因此,巩固和强化美日同盟一直被日本视为其对外政策的支柱。^[7]在日本看来,在推进与东亚有关国家的区域合作过程中,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做法容易获得美国的理解和支持,打消美国对其推动与东亚地区有关国家区域一体化的疑虑,并有益于巩固美日同盟。

第三,日本希望通过率先与部分东亚国家签订 EPA,并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美国纳入东亚区域一体化体系的方式,降低中国在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力。日本社会各界实际都非常清楚一点,即在东亚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完全把中国排除在外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使日本不与中国签署 FTA /EPA,中国也会积极推进与其他东亚国家及区域组织的区域合作,而日本并没有能力对此予以阻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抑制与抗衡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影响力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措施:一是积极争取率先与一些国家或区域组织签署合作协议,从而使中国成为后来者并接受先行者已经制定的规则。二是扩大支持自身立场或与自身立场接近的区域合作成员队伍,使区域经济合作尽可能按照自己所主张的方向发展。中日之间围绕如何推进东亚区域合作方面的分歧,已清楚体现了日本的上述政策倾向。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主张逐步推进以东盟为主导的“10+3”框架下的东亚区域合作,而日本则倾向于尽可能扩大东亚区域合作的成员队伍。早在 2002 年初日本前首相小泉出访东盟之际就发表讲话说,“排除美国的想法是不正常的,今后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安全保障方面,亚洲与美国的关系都将进一步增强,为了亚洲的繁荣和发展,美国继续参与是理所当然的”。这表明,日本非常希望美国也能参与到东亚区域合作体系中来。在 2006 年召

开的东亚区域合作论坛上,日本积极主张邀请美国及大洋洲国家参加。在美国表现出对参与东亚一体化进程并无足够兴趣的情况下,日本强烈主张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纳入东亚区域合作框架。目前,中日关于东亚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应该是通过“10+3”的方式推进东亚合作,还是以“10+6”的方式推进东亚区域合作。^[8]

第四,日本希望通过加快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区域一体化进程,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并以此扩大自身对华政策的选择空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日本对华投资的不断增加,中日贸易一直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近年来,尽管从中国方面看中日贸易发展速度已经明显低于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增长速度,并且日本已经下降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从日本方面看,对华贸易是日本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双边贸易之一。按照日本的贸易统计数据,2007年日本对中国的进出口额分别为1276.4亿美元和1090.6亿美元,分别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20.6%和15.3%,并且于该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中日贸易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对日本出口的迅速增长,对促进日本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日本社会各界通过近年来的实际情况认识到对华出口高速增长对其经济的促进作用,一度曾广为流传的“中国经济威胁论”已经不攻自破。但在此过程中,日本社会各界表现出了较强烈的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忧虑。日本政府不断发布对华投资风险警示报告和劝导企业采用“1+1”的投资方式,即在向中国投资的同时也向东盟投资,目的就是减缓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和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9]。

三、我国针对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排斥中国倾向的对策

日本在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的过程中存在排斥中国的倾向,致使东亚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既不能尽快就达成FTA/EPA展开磋商,也很难协调一致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10]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在短期内也很难启动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磋商谈判,而且东亚整体性经济一体化很难在短期内取得重大进展。^[11]这就要求我国在发展及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及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过程中,认真对待和思考日本的区域一体化战略。

第一,毫不动摇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现阶段尽管冷战体制已经终结,但一些国家的冷战思维并没有及时转换,特别是

在东北亚地区冷战思维对发展地区各国之间的关系及地区局势还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例如,尽管日美同盟等政治军事同盟没有明确提出所针对的对象国,但其针对中国及俄罗斯的实质是不言而喻的。日本的区域一体化战略也具有明显的冷战思维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制衡与反制衡、遏制与反遏制的对抗性竞争,最终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并破坏我国加快发展的国际环境。笔者认为,我国需要在充分注意国际环境风险的同时,努力避免采取对抗性的对外政策,避免陷入到遏制与反遏制的恶性竞争之中。因为这种竞争不可能改善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国际环境,而只能招致进一步的严重遏制,甚至影响我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从总体上说,日本希望通过与东亚国家以及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的方式围堵中国的做法不会实现预期目标,因为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和有关国家对中国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很难有国家会置与中国关系之不顾而追随日本的对华政策。不仅如此,由于日本受国内弱势农业的拖累,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也将困难重重。为此,我国既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之中的地缘政治企图,同时也不要过度紧张和反应过度,只要我国积极开展与有关各国的政治安全对话,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不断巩固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良好国际形象,并且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不断发展,日本战略图谋就将不攻自破。

第二,努力改善中日政治关系和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健康发展,为未来中日两国加强在区域一体化领域的合作创造条件。尽管在短期内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排斥中国的倾向还很难改变,中日两国还难以启动签订FTA/EPA的谈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就需要停止在这方面付出努力。我们需要认识到即使我国的提议得不到积极回应,我国也已经表达出了希望加强中日双边及区域多边合作的良好愿望。这种善意的表达本身就是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种体现。目前,在中日还难以启动签订FTA/EPA谈判的情况下,我国应该努力推动对双方都具有重要积极意义的各领域实质性经济交流与合作。例如,节能技术和能源开发等能源安全合作、环境保护合作、贸易与商务活动便利化合作、投资促进与保护合作等。此外,我国还应该积极推动中日在政治安全及军事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加强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增进战略互信,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当然,对于日本政府做出无视中国善意举动和民族感情的行为,我国也应该寄予必要的和有利的回应,例如,公

开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等,促使日本在处理涉及中日关系的问题上谨慎行事。

第三,积极推动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避免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被边缘化。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了我国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方向,即“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近一段时期,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应以与有关周边国家尽快缔结双边 FTA 或启动有关谈判为重点,把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到目前为止,我国已与智利、东盟、巴基斯坦签订了双边 FTA,与新西兰 FTA 谈判也已结束,双方将于 2008 年 10 月签署有关协议,并正在与澳大利亚、新加坡、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国家或区域组织就签署双边 FTA 进行磋商谈判,已向韩国、印度等国提出了共同研究和尽早磋商签署双边 FTA 的建议。应该说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已取得了重要进展,经历了由民间主导到政府推动的变化过程,贸易依存日趋紧密。^[12]但与区域一体化迅速发展新形势以及周边国家参与区域一体化的新动向所提出的新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为此,我国应在积极推动已展开的相关谈判的同时,推动尽早与韩国、印度等国展开相关磋商,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研究与俄罗斯及有关中亚各国的区域一体化问题。我国还应加强关于与墨西哥、欧盟等签订 FTA 的研究工作,为我国全方位发展对外政治经济关系创造条件。

第四,在东亚区域合作中采取更为灵活的措施,加强与有关各方的协调和沟通。在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过程中,我国始终坚持以东盟为核心推进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立场。这种政策主张赢得了东盟各国高度赞赏和信任,并成为东盟及其成员国积极发展与我国区域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在区域合作中继续获得东盟及其各成员国的支持,我国应该继续坚持这一基本立场,即无论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成员国数量如何变化,都应该在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召集下开展相关活动。当然,我国也必须注

意到东盟不仅整体经济规模较小,各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协调能力有限,而且这个区域组织本身制度建设仍不够完善,有关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比较严重,经济一体化程度也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东盟的主导作用还难以切实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因此,我国必须借助东亚峰会、“10+3”会议、“10+1”会议及中日韩峰会的平台,展开多层次的对话与协商,可以支持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非东亚国家参加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和区域一体化的相关活动,并加强与上述国家的对话和协商,不必因为与其他国家在成员国资格问题上的分歧而影响推进区域合作的主题内容。

参考文献:

- [1] 日本经济产业省. 关于缔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研究报告[R]. 2007-09-03.
- [2] 马成三. 日本的 FTA 战略与“中国因素”[J]. 国际贸易, 2008(5): 35-39
- [3] 刘昌黎. 日本 FTA/EPA 的新发展与中日 FTA 难以启动的对策[J]. 世界经济研究, 2007(10): 70-75.
- [4] 远藤正宽. 东亚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分析[A]. 马田启一, 木村福成. 论东亚区域主义与日本[C]. [日]日本: 文真堂, 2008: 56-76
- [5] 日本经济产业省. 全球经济战略[EB/OL]. 2006: 37.
- [6] PHP 综合研究所. 日本的对华综合战——期待“战略伙伴中国”的出现和日本的方略[EB/OL]. <http://research.php.co.jp> 2008-06-08.
- [7] 罗伯特·吉尔平. 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 世纪的世界经济[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1: 267-268.
- [8] 畠山襄. 论东亚区域一体化[J]. 圣学院大学综合研究所纪要[EB/OL]. 国际金融研究会报告特辑号, 2007(47): 13-2.
- [9] 刘国华, 李 阵. 公共外交: 实现中日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J]. 东北亚论坛, 2007(2): 90
- [10] 于 潇. 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协定进程中的日中竞争[J]. 现代日本经济, 2006(4): 17.
- [11] 朴英爱, 牟春野. 中日韩的 FTA 进程及其政策比较分析[J]. 现代日本经济, 2006(4): 23.
- [12] 陈志恒, 徐 飞. 中日韩贸易合作: 历史、现状及特点[J]. 现代日本经济, 2006(5): 6.

[责任编辑 富燕妮]

Motiv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Japanese Regional Integration Strategy Exclude Chinese geopolitics

LIAN Xiao-mei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Academ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Japan adjusted the traditional policy of not participating in regional economic groups and its attitude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active and formed systematic regional integration strategy. The strategy existed evident tendency of excluding China. Among them any reason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politics and especially Japanese geopolitics. Japanese regional integration strategy exist evident geopolitics character. Our government should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tendency and adopt correct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Japan Regional integration Geopolitics China factors American and Japan ally